

北朝的法華信仰與圖像

■ 賴文英

《法華經》全稱《妙法蓮華經》，意指佛陀所說教法微妙無上，如清淨蓮花。蓮花開時，花、果同時具足，以喻眾生本自具足佛性。《法華經》自西晉傳入中土，現存三個漢譯本中，以鳩摩羅什（344-413）譯本因文字流暢，詞句優美，流傳最廣、影響最深遠。在隋唐法華經變出現之前的南北朝時期，法華圖像就已經盛行於北方，保留在石窟壁畫、碑像、金銅佛像，反映法華信仰的軌跡。其信仰層面涵蓋僧俗，從帝王豪族到平民百姓，表現題材有禪觀意味濃厚的釋迦、多寶二佛並坐，也有與交腳菩薩共構三世的彌勒信仰，十六王子紹繼法華的菩薩精神，以及普門示現、尋聲救苦的觀音信仰。這些早期的法華圖像不同於後期有豐富敘事情節的經變畫，沒有對故事情節的詳細描繪，但簡單的圖像已表達經典中所要闡發的佛法要義，傳承著千百年來的法華信仰。

《法華經》的譯出與弘傳

《法華經》全稱《妙法蓮華經》，意指佛陀所說教法微妙無上，如清淨蓮花。蓮花開時，花、果同時具足，以喻眾生本自具足佛性。本經現存漢譯本有三，最早是竺法護於西晉武帝太康七年（286）翻譯的《正法華經》十卷；其次為鳩摩羅什於後秦弘始八年（406）譯出的《妙法蓮華經》八卷；其三為闍那崛多與達摩笈多於隋文帝仁壽元年（601）共譯的《添品妙法蓮華經》七卷。三個譯本中，鳩摩羅什譯本因文字流暢，詞句優美，是流傳最廣、影響最深遠的版本。據統計，敦煌藏經洞有大量《法華經》寫本，以羅什譯本最多，約二千六百餘件；敦煌隋代之後出現法華經變的繪製，內容也大多依據羅什譯本。¹但在法華經變出現之前的南北朝時期，法華圖像就已經盛行於北方，保留在石窟壁畫、碑像、金銅佛

像，反映法華信仰的軌跡。

北朝，相對於南朝而言，是指東晉末統一北方五胡十六國而開展的北魏、東魏、西魏，北齊、北周等朝代，但歷史是無法截然分割的，尤其圖像的發展不會憑空而生，因此，在討論北朝圖像時，需考慮來自前朝遺緒的影響，尤其是關中的後秦與河西的北涼。本文討論的法華圖像就與後秦鳩摩羅什有關。

鳩摩羅什於後秦弘始三年（401）到長安，隨即展開長達十二年的譯經事業。羅什對譯經的態度嚴謹，手持梵本，邊譯邊講，並與譯場大眾反覆討論之後才確定經文，當時參與譯經者，均是深研義理的義學僧，更因此帶動北方的義學發展，關中羅什僧團以般若學擅名，河西涼州僧團則以涅槃學見稱。弘始八年譯出《法華經》，羅什以其與涅槃、般若並稱為「大化三門」，²參與譯場的道生、僧叡、慧觀等

人都曾為《法華經》注疏或作序，對《法華經》的弘傳不遺餘力。此外，傳為羅什所出的〈思惟略要法〉，其中包含「法華三昧觀法」，將法華信仰落實於禪觀修行。北魏統一北方之後，便在此基礎上開展法華信仰，並形之於圖像。

二佛並坐，千佛共成

現存最早的法華圖像，是在甘肅永靖炳靈寺第169窟西秦壁畫中的釋迦、多寶二佛並坐像。《法華經·見寶塔品》云世尊於耆闍崛山宣說《法華經》時，久已滅度之多寶佛塔從地踊出，證成釋迦佛說《法華經》之真實義，寶塔開啓，多寶佛分半座與釋迦佛。於是過去滅度之多寶佛與現在說法之釋迦佛，超越了「生」、「滅」與「去」、「來」，於一時中現，並坐塔中，成為《法華經》最具代表性的圖像，象徵法華教說的開演，也詮釋不生不滅的大乘法身，「法華三昧觀法」即以釋迦、多寶二佛並坐塔中作為觀修對象。³

炳靈寺169窟的二佛並坐像共有三鋪，二鋪在北壁，一鋪在東壁。北壁的第11號壁畫有多鋪組合，重疊關係複雜，並有重繪痕跡，下方東側一組為二佛並坐像，二佛皆善跏坐於塔形

龕內，中間有墨書榜題：「釋迦牟尼佛 / 多寶佛□□」。（圖1）北壁外側13號壁畫殘餘一塔形龕之上部，龕內隱約可見二華蓋頂，中間有一榜題：「多寶佛從地…… / 說法□□□……」，可知龕內原為二佛並坐像。（圖2）



圖1 西秦 炳靈寺169窟北壁11號壁畫 局部 取自甘肅省文物工作隊、炳靈寺文物保管所編，《中國石窟·永靖炳靈寺》，圖版36。



圖2 西秦 炳靈寺169窟北壁13號壁畫 取自董玉祥主編，《炳靈寺一六九窟》，深圳：海天出版社，1994，圖版41。



圖3 西秦 炳靈寺169窟北壁24號壁畫 局部 取自甘肅省文物工作隊、炳靈寺文物保管所編，《中國石窟·永靖炳靈寺》，圖版15。

東壁 24 號壁畫位於洞口上方，攀登不易，除了自然的風化之外，被後人破壞較少，故保留當初原始的樣貌。整個壁面的構圖井然有序，在滿壁的千佛圖像中繪有三幅比例較大的圖像，分別為一佛二菩薩、一佛二弟子與最下方的塔中二佛並坐圖。（圖 3）二佛間有墨書榜題：「多寶佛與釋迦牟尼佛□□」，右側有一方墨書題記：「比丘慧眇。道弘 / □□。曇（願）。曇要。□化。道融。慧（勇） / 僧（林）。道元。道□。（道）（明）。道（新）。□□□□□ / （等）。共造此千佛（像）。願生長□□佛…… / …… / □□妙化眾生。（彌） / （勒）（初）下……供事千佛，成眾正 / 覺。」⁴題記中的比丘「道融」即羅什門下四哲之一，參與羅什譯場，曾請求譯出菩薩戒本，羅什譯出新本《法華經》時，讓道融講解此經，羅什在場聽講，聽後大讚：「佛法之興，融其人也！」⁵此鋪造像說明法華圖像的出現與關河僧團關係密切。

炳靈寺 169 窟的三鋪壁畫均有榜題可作為圖像確認的依據，而且釋迦、多寶與說法佛同時出現，其四周都有代表千佛的小坐佛。千佛代表佛佛相承，三世各有千佛，釋迦佛與多寶佛也是三世諸佛之一員，延續著法華教說，北朝的二佛並坐圖像常伴隨著千佛出現，如山西大同的北魏雲岡中期第五窟明窗東壁，在佈滿千佛的壁面上層開一列小龕，千佛中亦開一小龕，內刻二佛並坐像。（圖 4）



圖4 北魏 雲岡石窟第5窟明窗東壁 取自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編，《中國石窟·雲岡石窟一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東京：平凡社，1991，圖版50。

與彌勒菩薩共構的法華信仰體系

除了二佛並坐像，彌勒菩薩在早期法華圖像中也扮演重要角色。彌勒菩薩在《法華經》不僅是開經的請法者，經中更云：「若有人受持、讀誦，解其義趣，是人命終，為千佛授手，令不恐怖，不墮惡趣，即往兜率天上彌勒菩薩所。」⁶因此也常見釋迦、多寶、彌勒三者的造像組合，建構法華信仰體系的重要內涵。

敦煌莫高窟 259 窟是北魏早期洞窟，也是目前所知最早以釋迦、多寶並坐像為主尊的石窟。正壁突出一柱狀圓券形大龕，龕內塑主尊二佛並坐像，龕外壁面繪滿千佛，往兩側壁延伸。

(圖5)兩側壁各二層造像，下層開三龕，內為坐佛，上層開四龕，內造交腳菩薩和思惟菩薩，代表菩薩因地，這是沿襲莫高窟北涼時期第275窟的菩薩思想，側壁下層則為坐佛，代表成佛之果位。⁷(圖6)

位於河西走廊中段的張掖馬蹄寺千佛洞第8窟中心柱南面下層龕，保留了北魏時期壁畫的佳作，龕內繪釋迦、多寶二佛並坐與二脇侍菩薩，上方繪交腳彌勒菩薩。龕內其餘壁面繪滿呈放射狀排列的小坐佛，表現《法華經》中所云開多寶塔時，釋迦佛十方分身來集的場面。龕外則繪直成行、橫成列，排列有序的千佛。(圖7)

炳靈寺第126、128、132窟位於石窟群崖面中段，三窟相鄰，為炳靈寺北魏石窟群中較具規模且有代表性的一組洞窟，126窟門外上方有北魏延昌二年(513)曹子元造窟銘文，可作為斷代依據。三窟的窟形、大小、造像布局皆相近，方形窟、三壁三佛的布局，正壁主尊均為二佛並坐像，兩側壁主尊一為坐佛，一為交腳菩薩。(圖8～10)將交腳菩薩與其他二壁之佛等同視為一壁之主尊，並有二位脇侍菩薩，表示此菩薩的尊格與另二壁的佛是一樣的，因為佛法身與菩薩法身在實相上皆平等。而彌勒以菩薩身示現，代表未來佛，則強調三世的意涵，與前述千佛一脈相承。⁸



圖5 北魏 敦煌莫高窟第259窟正壁釋迦多寶二佛並坐像 取自賀世哲主編，《敦煌石窟全集·7·法華經畫卷》，圖版2。



圖6 北魏 敦煌莫高窟第259窟北側壁 取自敦煌文物研究所編，《中國石窟·莫高窟一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東京：平凡社，1989，圖版23。



圖7 北魏 張掖馬蹄寺千佛洞第8窟中心柱南面 取自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，《河西石窟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7，圖版108。



圖8 北魏 炳靈寺第132窟西壁（正壁）二佛並坐像 取自甘肅省文物工作隊、炳靈寺文物保管所編，《中國石窟·永靖炳靈寺》，圖版94。



圖9 北魏 炳靈寺第132窟南壁交腳菩薩像 取自甘肅省文物工作隊、炳靈寺文物保管所編，《中國石窟·永靖炳靈寺》，圖版95。



圖10 北魏 炳靈寺第132窟北壁坐佛像 取自甘肅省文物工作隊、炳靈寺文物保管所編，《中國石窟·永靖炳靈寺》，圖版99。

彌勒未來佛的尊格也受到北魏王室的重視，北魏開國都城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，其最早以帝王之力開鑿的曇曜五窟（第16～20窟），第17窟的主尊即為交腳彌勒菩薩。此外，雲岡

中期的第13窟主尊亦為交腳菩薩，與其相對的窟門上方與明窗之間雕七尊立佛，為過去七佛，仍是在三世的脈絡下，窟內壁面大小小龕像中雕鑿二佛並坐像、交腳菩薩像、坐佛像，或

上下、或左右配置。(圖 11)

雲岡石窟中亦可見將三世佛、交腳菩薩、二佛並坐置於塔中的表現，以彰顯其法身意涵。如第 11 窟南壁明窗東側雕一佛塔，塔身分三層，最下一層雕尖楣圓拱龕，內雕二佛並坐，兩側各浮雕一脇侍菩薩；第二層中央開一龕，內雕交腳菩薩，兩側各一小龕，內雕坐佛；第三層並列三個圓拱龕，內各雕一坐佛。上方塔刹高懸長幡，塔兩側各有一供養菩薩。(圖 12) 第 6 窟南壁中層西側雕的佛塔塔身共五層，每層中央各開一龕，由下而上分別雕二佛並坐、交腳菩薩、三龕坐佛，相當於將前者並列三龕改為上下三龕，兩側的脇侍菩薩，交腳菩薩龕兩側為胡跪姿，其餘則是立姿，凸顯其未來佛的特殊性。(圖 13) 不論並列三龕或直列三龕，皆說明法華信仰在三世體系下的發展。

此外，天水麥積山第 133 窟北魏 10 號造像碑，整體布局分三段，各以中央一大龕、兩側分列敘事情節來表現。由上往下第一層中央為釋迦、多寶二佛並坐，左側上層為阿育王施土、思惟菩薩，下層為佛涅槃；第二層中央為交腳菩薩，左側上層為乘象入胎、下層為降伏外道，右側上層為樹下誕生與步步生蓮，下層為燃燈佛授記、布髮掩泥；第三層中央為佛說法圖，左側上層為文殊、維摩，右側上層為鹿苑說法，下層為天王、力士。(圖 14) 造像內容包含以釋迦佛為主的佛傳故事、授記本生、因緣等，以及當時流行的《法華經》、《維摩經》等題材，反映北魏時期佛教信仰的面向，



圖 11 北魏 雲岡石窟第13窟北壁與東壁 取自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編，《中國石窟·雲岡石窟二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；東京：平凡社，1991，圖版111。

而在中軸線上的三大龕，則是在法華信仰下的組合。

法華十六王子信仰

《法華經·化城喻品》敘述大通智勝佛有十六王子均出家為沙彌，大通智勝佛受十六沙彌之請，說《法華經》八千劫，而後入靜室禪定。此時十六菩薩沙彌繼大通智勝佛之後，於八萬四千劫中宣說《法華經》，以此因緣，十六沙彌皆得成佛，於十方國土現在說法。經中並詳列十六沙彌成佛之名號，除了「第十六我釋迦牟尼佛」之外，其餘佛名都以方位區別，

代表在十方國土說法。而經中舉大通智勝佛與十六王子成佛之事跡，目的是要說明諸聲聞衆皆於過去世曾值佛聞法，已種下成佛之因，未來皆能成就佛果，〈授記品〉世尊爲摩訶迦葉等大聲聞弟子授記作佛，爲使其信受，遂接著在〈化城喻品〉說此宿世因緣，以證授記之不虛。授記是成佛的保證，揭示一切衆生皆可成佛，這是貫穿整部《法華》的重要思想之一。

法華十六王子信仰在北魏後期即已流佈在洛陽地區，北魏正始年間（500-508）河南偃師水泉石窟前南側摩崖碑記敘述當時洛陽附近的造像，其中有「十六王子行像十六區」。「行像」原是佛弟子爲追念佛陀而舉行的佛像巡行儀式，東晉的《高僧法顯傳》及唐代玄奘《大唐西域記》均曾記載其西行時在中印度、西域于闐等地見過場面盛大的「行像」儀式，行像時以車載佛像巡行故稱「行像」。傳入中土後，除了

舉像巡行、歌詠伎樂之外，亦加入百戲雜耍，伴隨齋會、法會等活動，結合「浴佛」成爲慶祝佛誕的重要活動之一。水泉石窟的碑銘說明北魏後期洛陽附近的行像儀式，有造十六王子像作爲行像時之佛像。而在較偏遠的鄉鎮地區則以邑義團體⁹的方式建齋立像，其中有將十六王子造於一軀者，也有將十六王子分別立像，銘文大都概稱「十六王子」或「十六王子佛」，也有列出十六王子成佛之佛名。十六王子中釋迦爲第十六數，故「十六王子」之稱可視爲第十六子釋迦，也可統稱十六位王子，「十六王子佛」則具有「王子」與「佛」雙重意涵。¹⁰

西魏大統六年（540）的巨始光等造像碑，圖像題材與麥積山 10 號碑類似，布局亦分三段，碑陽上層龕內造二佛並坐像，旁有題銘：「左相多保（寶）佛塔證有法華經」、「右相釋迦佛說法華經」；碑身開一大龕，內造一佛二菩



圖12 北魏 雲岡石窟第11窟明窗東側佛塔 取自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編，《中國石窟·雲岡石窟二》，圖版94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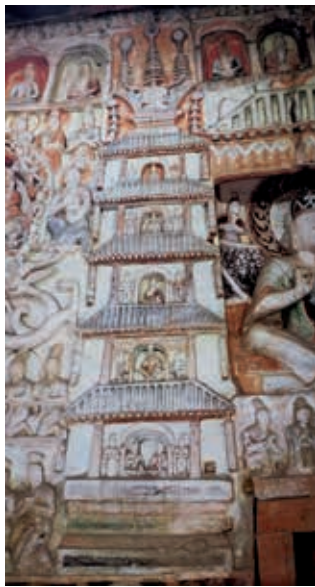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3 北魏 雲岡石窟第6窟南壁中層西側佛塔 取自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編，《中國石窟·雲岡石窟一》，圖版113。



圖14 北魏 麥積山第133窟10號造像碑 取自天水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編，《中國石窟·天水麥積山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東京：平凡社，1998，圖版95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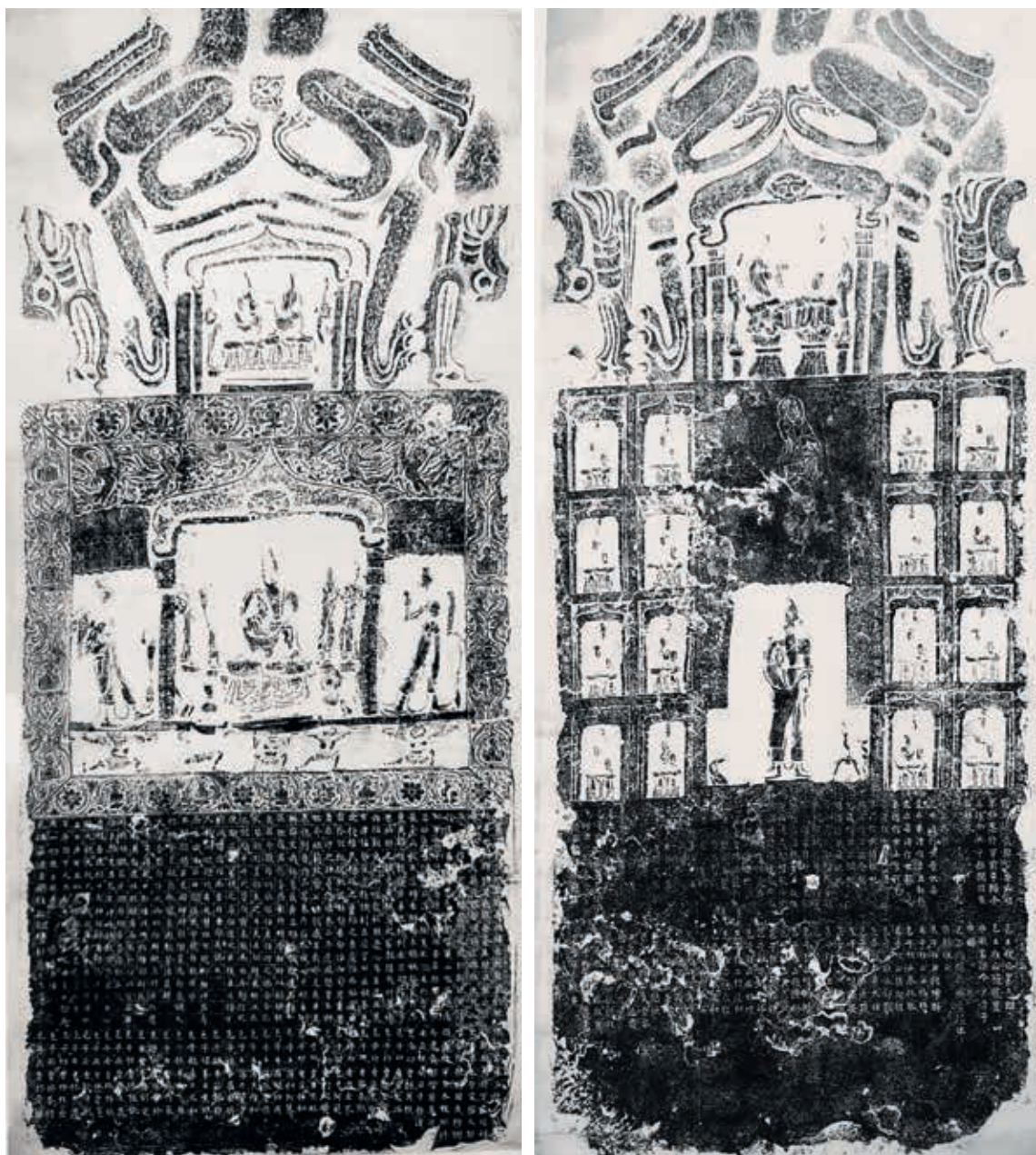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5 西魏 大統6年(540) 巨始光等造像碑(拓本)碑陽(左)與碑陰(右) 取自顏娟英主編,《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》,臺北:中研院史語所,2008,頁104、105。

薩；下層為造像記與邑子名。碑陰上層龕內造文殊、維摩對坐像，題銘：「文殊師利□法□時」、「維摩詰□□示疾時」；碑身中央上方線刻思惟菩薩一尊，下有一龕，龕中雕一立佛，左下方有

三小兒，龕外刻「此是定光佛教化三小兒補(布)施皆得須陀洹道」，右下方有一人物伏跪於立佛腳側，應是以髮布地而被燃燈佛授記的儒童菩薩；兩側各雕八龕坐佛共十六小龕，從龕旁題銘

可知是出自《法華經·化城喻品》的十六佛名。碑的四面列有「邑師」、「齋主」、「副齋主」、「都邑主」、「邑主」、「都維那」、「維那」、「典錄」、「邑子」、「發心起像主」、「當陽大佛主」、「菩薩主」等頭銜與人名，共將近二百人，是具有相當規模的邑義造像。（圖 15）

碑陽的釋迦、多寶二佛並坐像點出法華信仰主題，碑陰的造像題材頗值得注意。文殊、維摩出自《維摩詰經》，藉由維摩示疾、文殊論法來闡明般若實相，這與《法華經》中釋迦、多寶二佛詮釋不生不滅的法身實相之理相通，在北朝義學中常被相提並論，造像中也常見二者並存的關聯。「定光佛教化三小兒補（布）施」是阿育王施土因緣，故事敘述阿育王因施土與佛，而得授記為轉輪聖王，儒童本生則是指釋迦佛過去生，因買花供佛並為燃燈佛布髮掩泥，因而被授記成佛。阿育王施土因緣與儒童本生皆強調布施功德，以種下善根因緣，與定光佛的題材常見於北朝造像，但結合兩側的十六佛龕則顯得別具意義。定光佛即燃燈佛，《法華經·序品》載，日月燈明佛為妙光菩薩宣講《妙法蓮華經》，佛滅後，妙光菩薩持《法華經》，為人演說不倦，日月燈明佛八子皆以妙光為師，並得成佛道，燃燈佛即是八子中最後成佛者，故定光佛（燃燈佛）在此鋪造像中不僅有授記意涵，亦有傳承《法華經》的特殊意義，與兩側的《法華經》十六王子佛傳承妙法、十方宣揚教化之菩薩行相互呼應，而十六王子紹繼佛法的精神，更是邑義團體每一分子對於信仰實踐的自我期許。

普門示現的觀音信仰

除了整部《法華經》，北朝時期還有單獨流通的《法華經·普門品》，稱為《觀世音經》。

經文之首，無盡意菩薩提出「觀世音菩薩以何因緣名觀世音」的請法因緣，世尊則答：「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，聞是觀世音菩薩，一心稱名，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，皆得解脫。」觀音菩薩尋聲救苦，也是法華信仰中重要的一環，表現在單尊的觀音造像。

日本新田氏藏北魏太和二十二年（498）的吳道興造菩薩鑲金銅像，菩薩身披長巾披帛，左手下垂握巾擺，右手上舉胸前持未敷長莖蓮花，衣飾和頭冠兩側飛揚的綵帶，有中亞、新疆的特色。（圖 16）下方四足臺座發願文：「……吳道興為亡父母造光世音一區，願居家大小託生西方妙□國土，所求如意，兄弟姊妹六人長與佛會」，¹¹「光世音」為西晉竺法護譯本之稱



圖16 北魏 太和22年（498） 吳道興造菩薩鑲金銅像 日本新田氏藏 取自季崇建，《中國金銅佛》，臺北：藝術圖書公司，1995，頁39，圖版18。



圖17 北魏 景明二年（501） 保亮造觀世音菩薩鑒金銅像正面（左）與背面（右） 上海博物館藏 取自季崇建，《中國金銅佛》，頁40、41，圖版19。

呼，觀音菩薩亦為西方阿彌陀淨土的上首菩薩之一，銘文中有託生西方的祈願，表達出淨土信仰。而上海博物館藏，北魏景明二年（501）保亮造觀世音菩薩，亦為鑒金銅像，觀音之姿態、持物與前者雷同，但頭冠以及胸前瓔珞、蓮瓣紋圓形頭光，已是漢式風格，背光背面陰刻二佛並坐龕，則點出觀音菩薩與法華信仰的關係。（圖 17）

位於河南省博愛縣丹河峽谷的石佛山崖壁，有一鋪摩崖線刻觀音經像。左側刻上述《法華經·普門品》經文，並有造像題記，中間一尊線刻觀世音菩薩立像，左手執花，右手持淨

瓶，立像右側有一行祈願文以及供養人名。根據題記所述，厲威將軍蘇建等將官奉命修治「丹道」，由南至北有三十二處險道，從北魏永平元年（508）十一月至次年（509）二月，共動用四千人力，花費九十天完成。剛好在石佛山摩崖側有一天然石龕，於是發心在龕內刊造觀世音像和《觀世音經》序首經文，希望藉此經像之神助，使路人在休憩之時能禮誦、敬拜、讚讀，因而感悟，並保佑道路堅固，行人通行無礙。祈願文云：「南無觀世音菩薩，消伏一切毒害，行人見者，宜發菩提心」。（圖 18）觀世音菩薩能消伏一切毒害，見於《請觀世音



圖18 北魏 永平2年（509） 摩崖線刻觀音經像（拓本） ©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典藏號28292



圖19 北魏 正光元年（520） 王富如造觀世音鑿金銅像正面（左）與背面（右）
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館藏 取自季崇建，《中國金銅佛》，頁54，圖版26。



圖20 北齊 天保2年（551） 毛思慶造觀世音鑿金銅像
上海博物館藏 取自季崇建，《中國金銅佛》，頁65，圖版34。

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經》，經中敘述觀世音菩薩為毘舍離國人民解除疾病困厄。¹²此祈願文與前段刻經前後呼應，觀音菩薩救苦救難的慈悲願力，正是觀音信仰流傳千百年的普世內涵。

《法華經·普門品》云：「是觀世音菩薩於怖畏急難之中能施無畏，是故此娑婆世界皆號之為施無畏者。」¹³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館（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）藏，北魏正光元年（520）的王富如造觀世音鑲金銅像，以及上海博物館藏，北齊天保二年（551）毛思慶造觀世音像鑲金銅像，兩尊觀音像皆右手上舉胸前，左手下翻，作施無畏和與願印，只是後者多了兩身脇侍菩薩，形成三尊一體的組合。（圖 19、20）施無畏和與願印是北朝佛像常見的手印，也可見之於彌勒菩薩像，或許「施無畏」和「與願」代表著普羅大眾對佛菩薩的精神寄託之所在，亦符合觀音信仰的慈悲精神。

小結

從上述石窟壁畫、造像、碑像、摩崖石刻與金銅佛像所展現的法華圖像，可以看到法華信仰的多元性，其信仰層面涵蓋僧俗，從帝王豪族到平民百姓，表現題材有禪觀意味濃厚的釋迦、多寶二佛並坐，也有與交腳菩薩共構三世的彌勒信仰，十六王子紹繼法華的菩薩精神，以及普門示現、尋聲救苦的觀音信仰。

北周後期麥積山石窟第 27 窟出現第一鋪被稱為「法華經變」的圖像，表現佛陀在靈鷲山宣說《法華經》的說法場景，主題仍是在塔中並坐的釋迦、多寶二佛。雖然早期圖像不同於後期有豐富敘事情節的經變畫，沒有對經典故事情節的詳細描繪，但簡單的圖像已表達經典中所要闡發的佛法要義，傳承著千百年來的法華信仰。

作者為臺灣「佛教圖像學」研究中心研究員

註釋：

- 賀世哲主編，《敦煌石窟全集·7·法華經畫卷》（上海：人民出版社，2000），頁 10。
- 此為僧叡在《喻疑》中引羅什所言。（梁）僧祐，《出三藏記集》，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（臺北：新文豐，1983），冊 55，卷 5，頁 41。
- （姚秦）鳩摩羅什，《思惟略要法》：「法華三昧觀法：三七日一心精進，如說修行，正憶念《法華經》者，當念釋迦牟尼佛於耆闍崛山與多寶佛在七寶塔共坐。」大藏經刊行會編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，冊 15，頁 300。
-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、炳靈寺文物保管所，《中國石窟·永靖炳靈寺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；東京：平凡社，1989），頁 257。
- （梁）慧皎，《高僧傳》，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，冊 50，卷 6，〈釋道融〉，頁 363。
- （姚秦）鳩摩羅什譯，《妙法蓮華經》，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，冊 9，卷 7，〈普賢勸發品〉，頁 61。
- 賴文英，〈北傳早期的「法華三昧」禪法與造像〉，《圓光佛學學報》，6 期（2001.12），頁 75-95。
- 賴文英，〈論炳靈寺北魏石窟的「十方三世佛」——以 126、128、132 窟為例〉，鄭炳林主編，《麥積山石窟藝術文化論文集（下）》（蘭州：蘭州大學出版社，2004），頁 327-342。
- 「邑義團體」指基於宗教虔誠而組織的信仰團體，以邑、邑義、合邑、都邑、邑儀、義邑、法儀、法義等名稱來代表全體組成份子。參見顏尚文，〈法華思想與佛教社區共同體——以東魏「李氏合邑造像碑」為例〉，《中華佛學學報》，10 期（1997.7），頁 233-247。
- 賴文英，〈六世紀中國華北地區的法華「十六王子」信仰〉，《圓光佛學學報》，10 期（2006.4），頁 113-138。
- 發願銘文見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編，《六朝時代的金銅佛》（和泉：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，1991），頁 50，圖版說明。
- 又稱《請觀音經》，（東晉）竺難提譯，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，冊 20，頁 34-37。
- （姚秦）鳩摩羅什譯，《妙法蓮華經》，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，冊 9，卷 7，頁 57。